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八)

〔民国〕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一〇四回摇 细语莺声三桂杀贤妇 员
雕弓翎羽永福射闯王
- 第一〇五回摇 花影隔帘倒乱鸳谱 员
哀声满野折断雁行
- 第一〇六回摇 热泪流红悲谏一篇文 怨
青磷闪碧悖语数行书
- 第一〇七回摇 为国求精皇亲装穷汉 怨
守城拒寇将士效忠臣
- 第一〇八回摇 巾幗将军云英争父骨 猿
青楼侠女曼仙鸩奸酋
- 第一〇九回摇 晨聚暮散朝士尽蜉蝣 愿
柳翠花红国丈庆耄耋
- 第一一〇回摇 喋血深宫凄凉悲亡国 缘
伤心月殿遗恨感煤山
- 第一一一回摇 脂粉酬功血溅青罗帐 苑
忠义报主泪洒绿杨天
- 第一一二回摇 拔须炙鼻蠹民现怪象 苑
凿睛敲齿贼将施酷刑
- 第一一三回摇 愤争红颜思引狼入室 缘
忍弃白发为揖盗开门
- 第一一四回摇 鸟语花香九王爷窃玉 怨
剑光灯影文皇后殀情

第一一五回	摇	风扫残雪三桂夺圆圆 露滴金枝睿王娶嫂嫂		元猿
第一一六回	摇	浅笑轻颦玉人装半面 银箏渔鼓少主宴三更		元猿
第一一七回	摇	花落江南轻舟载美人 色空滇北冷寺栖芳踪		元猿
第一一八回	摇	北风凛凛海道奔黑夜 疑云阵阵噩梦惊深宵		元猿
第一一九回	摇	新仇旧恨清帝入空门 燕唱莺啼吴藩登大位		元猿
第一二〇回	摇	水尽山穷永历遁缅甸 吟梅嚼雪明事结全编		元猿



第一〇四回 细语莺声三桂杀贤妇 雕弓翎羽永福射闯王

摇摇却说唐王的世子慈耀，经义士黎崧拼死力相援，终算出险。黎崧护慈耀到了土冈上，自己也力乏气竭，倒在地上，口里直吐血来，把个慈耀急得只是痛哭。讲到这黎崧，本是溧阳人，十六岁就入泮，以为不难飞黄腾达。谁知文章憎命，久困场屋，弄得一贫如洗，以是流落江湖，飘零唯有琴剑。那时恰值唐王入觐，见了黎崧人品端谨，文章华美，便延他到南阳邸中，教授那世子慈耀。黎崧感唐王知遇，誓必相报。现在唐王阖门殉难，黎崧抱着一腔义愤，想保全唐王一脉便挥刀大呼，护慈耀出了重围，自己竟至力尽昏厥。偏偏慈耀又逢到贼兵，大家一阵的乱踏，可怜把一个忠烈义士黎崧，活活地践做了肉饼。及至聿键登位，追赠黎崧封典，慈耀还亲自至祭。聿键亦袭爵唐王，为聿模之兄，时因罪谪凤阳，后郑芝龙等拥之正位，即隆武帝。今野史稗乘，多指系唐王聿键之子，或言聿模之子，误矣。盖慈耀乃聿键之犹子也。但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当下副总兵马雄，见世子慈耀被贼众执住，上前奋勇争夺，杀散了昇慈耀的贼众，抢过慈耀来。贼将牛金星，是李自成的岳丈，为人骁勇善战，凶残无比。他瞧见慈耀被劫，拍马亲自来追。马雄深怕众寡不敌，慌忙马上加鞭挟了慈耀，和五十名步卒，风驰电掣般地逃走了。牛金星追赶不上，方才自回。那马雄救了慈耀，把他送往成国公朱勉的府中避难去了。

再说吴三桂自获得陈圆圆后，终日沉湎酒色，对于国



事，简直丝毫都不放在心上。那时还是温体仁当国，便荐举吴三桂出驻辽蓟。上谕下来，命吴三桂即日出京。三桂一时舍不得离不开圆圆，才疏告了病假。大宗伯董其昌致书三桂，苦苦劝导。三桂只做充耳不闻。三桂的妻子卢氏，小名叫做玉英，也知书识字，倒是一个贤妇。她见三桂迷恋着圆圆，不但寸步不离，甚至弃官不为，违逆上命。眼见得荒职欺君的罪名，是逃不了的。不幸被朝臣参上一本，这颗头颅，少不得要和颈子脱离的了。

这位卢氏夫人，是读书达礼的淑女，怎肯隐忍不谏？因乘圆圆不在三桂旁边的时候，把大义规劝。三桂听他夫人说得义正辞严，心上也自觉惭愧，弄得不好回答。及至一见了圆圆，将他夫人的话说，又都抛到脑后了。夫人以三桂不听良言，异日必自后悔，平时于言语之中，带讽带谏，谓美色是祸水，可以亡国破家，万万不可受其蛊惑。否则身败名裂，可以立待。三桂见说，终是默默地不做声。

谁知卢夫人的话，被圆圆的侍婢听得，就一五一十地去告诉了圆圆，还加些不好听的言语在里面，把个陈圆圆气得玉容铁青。等吴三桂进房，圆圆便一头倒在三桂的怀里，号啕大哭。三桂忙问怎么回事这样悲伤？圆圆撒娇撒痴地说道：“妾承将军的青眼，不以蒲柳之姿见弃，无如他人不容贱妾侍候将军，妾请将军见恕，今后当削发入山，虔心修道，期在来生，再报将军的德惠吧！”圆圆说时，泪随声落，待到说毕，从衣袖内掏出一把金绞的小剪来，望着万缕青丝上剪去，慌得三桂忙伸手去夺住，乘势把圆圆抱在膝上，一面安慰她道：“你且不要这样地烦恼，是谁欺负了你？俺立刻就给你出气。”



圆圆收了眼泪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莫说得嘴响，等一会儿狮声一吼，只怕金刚要变了菩萨了。”三桂听了，知圆圆是讥讽他惧怕妻子，不禁勃然变色道：“俺哪里是畏惧她？平时她总是唠唠叨叨地，俺不和她计较，不过留点颜面与她罢了。”圆圆故意拿粉颈儿一扭，看着三桂道：“你如其真个不怕，贱妾也不至于被她鱼肉了！妾在当初，谓将军是个英雄，所以不惜败节相从。倘使知将军力不能庇一个爱姬，空有虚誉，那时贱妾虽至愚，也将不倾心于将军，以自蹈苦海了！”这几句话，激得三桂直跳起来道：“玉英贱婢！太不识好歹，待俺和她算帐去！”说着回身便走，圆圆急忙扯住三桂的衣袖道：“将军何必这般急，此刻你没来由地跑去，不是去碰她一鼻子的灰么？看来还是忍耐着，将来慢慢地设法图她就是了。不然弄假成了真，又要怪贱妾搬嘴饶舌了！”

三桂哪里肯听，心头愈加火冒，眼中几乎出烟。一手洒脱了圆圆，一口气奔到他夫人的房里，把妆台拍得和擂鼓一般，大骂，“贱妇！俺不僧薄待了你，你为什么去欺压圆圆？”卢夫人见三桂杀气腾腾的一副样儿，明知是受了圆圆的唆使，但自己问心，未尝得罪圆圆，也从来没有龃龉过，怎说去欺压她呢？想着正要回话，三桂不等她说出，早伸手啪的一下，打在夫人的脸上，接着就是一顿的拳足，打得个卢夫人摸不着头脑，忍不住放声大哭道：“我自进你家的大门以来，自己想也不会有失德的地方。如今有了那妖狐（指圆圆），你便忍心来糟踏我么？你既这样薄倖，我活着也没甚生趣，倒不如死在你的手里吧！”

夫人说罢，一头望着三桂撞去。三桂向房边一闪，卢夫



人扑了个空，险些儿倾跌了。要想回过身来，三桂已怒不可遏。这时夫人的云髻已被打散，三桂趁势把她青丝扭住，飞起左脚，只一靴脚踢去，卢夫人的小肚子上，踢个正着。你想纤纤的弱质，经得起这一脚的么？可怜踢得夫人捧着肚子，只是往地上蹲下去。因她还怀着三个月的身孕，这时却蹲在地上发哼。吴三桂冷笑道：“你方才撒泼，此时又装腔给谁看？”说着又是两脚，踢在夫人的腰肢上。卢夫人狂喊了一声，鲜血吐了满地，两眼一翻，挺手躺脚地离了痛苦的尘世，往生极乐国去了。三桂见他夫人倒地不动了，回顾丫环仆妇道：“你们不要去搀扶她，看她诈死到几时。”说罢，出房到圆圆那里去了。

这里那些仆妇们，晓得卢夫人已受伤不轻，因碍着三桂，不敢插嘴。等三桂走后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夫人去扶起来时，哪里还扶得她动？细细地一瞧，原来已气绝多时，不过身体还略有点温暖罢了。一班丫环仆妇吓得慌做了一团。内中一个仆妇，忙去报知吴太夫人。太夫人听了大惊，急急地扶着两个丫头，一拐一瘸地亲自前来瞧看。见卢夫人已口鼻流血，手足冰冷，眼见得不中用的了。吴太夫人垂泪问道：“怎的会弄到这个样儿？”丫环们将三桂殴打的情形，约略述了一遍。

吴太夫人大怒，叫把三桂唤来，气愤愤地说道：“我这个媳妇，是很贤淑的。你却听了狐媚子的教唆，活活地把她打死了。难道没了王法吗？”三桂很倔强地应道：“孩儿既打死了她，准备偿她的命就是。”吴太夫人越发大怒道：“你为了个妖妓，甘心身蹈法网了。我却偏要那狐媚子来抵偿！”太夫人越说越气，吩咐仆妇，去把圆圆拖了来，一面



叫看过家法。那圆圆装做蓬头散发的，满眼流着泪，噗地跪在太夫人面前，吴太夫人指着圆圆骂道：“你这淫婢，狐迷了三桂还不算，又擗掇他打死结发妻子。好好的一个贤妇，断送在你手里了。现在我就替我那贤媳妇报仇，也打死你这个妖淫的狐媚子！”太夫人说着，唤掌家法的使女：“给我重重地打这妖妇！”那丫环使女们，眼看着三桂不敢动手。

吴太夫人看了这种情形，怒气再也按捺不住，夺过使女手里的鞭子，没头没脸地望着圆圆乱打。圆圆两手捧着粉脸，伏在地上痛哭。太夫人骂道：“妖狐精！你恃着脸儿媚人，却把人也害死了，还舍不得受刑么？”太夫人一头说着，把圆圆的玉腕拉开，瞧准着她的粉脸打去。圆圆急忙闪避，因用力太猛了，将太夫人也一齐牵带过去。太夫人到底有了年纪的人，被圆圆这一扯，一个倒栽葱跌倒下去，恰好伏在圆圆的身上。许多的婢女们，慌忙把太夫人扶起，气得太夫人高声痛骂，仆妇们忍不住都掩口发笑。吴三桂见圆圆兀是坐在地上饮泣，待要上前去搀她，被太夫人喝住。圆圆索性放声哭了起来，太夫人怒道：“淫婢子还敢撒野么？”说时又要拿鞭去鞭她，忽听外面人声嘈杂，家人们嚷道：“老太爷回来了！”三桂听说，便回身出去迎接。

不多一刻，吴襄慢慢地从外面踱了进来，由三桂陪了他父亲，同入后堂。还没有坐定，吴太夫人已扶杖出来。见了吴襄，大声说道：“逆子已打死了媳妇，相公待怎么办哩？”吴襄吃了一惊，忙问怎么打死的。吴太夫人将三桂迷恋陈圆圆，无故打死妻子的话，怒气勃勃，指手划脚地说了一遍。吴襄听罢，霍地立起身来道：“杀人偿命，律有专条。逆子自取其咎，罪有应得。咱们既是知法犯法，莫叫台官弹劾，



咱们还是自己去出首的好。”说毕，一把拖了吴三桂，竟自出门投刑部衙门去了。这里吴太夫人指点婢仆，把卢夫人的尸体舁到了堂前，料理收殓。陈圆圆见没人去睬她，就独自哭回房中去了。吴襄将他儿子三桂，送入了刑部，侍郎汪煦，不敢擅自专主，在第二天早朝，奏明崇祯皇帝。

崇祯帝下谕，令汪煦勘讯明白，按例惩办。那时大宗伯董其昌，听见吴三桂因杀妻下狱，便四处替他奔走，设法挽救。时宰相李建泰，是董其昌的门生，经其昌托他转圜，建泰当然一口答应。到了第十三天上，汪煦录吴三桂的口供，系因愤杀妻，当下据实上奏。崇祯帝本恶吴三桂受命不赴，逗留都下。这时吴三桂犯了国法，方要下旨严惩，只见大学士李建泰奏道：“三桂虽然有罪，其才略尚有可取。值此国家用人之际，望陛下开恩，暂恕他的罪名，令赴边关拒寇，带罪立功，以赎前愆。”崇祯帝沉吟了半晌，御笔批道：“吴三桂凶暴杀妻，本应坐罪，姑念年轻误犯，着以副总兵留任，出镇山海关，带罪立功，无得违忤！钦此。”

这首上谕下来，吴三桂得释放出狱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，被他父亲吴襄痛骂了一顿。接连是董其昌来了，劝三桂即日遵旨出京，否则罪上加罪，就不能挽回了，三桂唯唯听命。其时都下谁不知道吴三桂杀妻的事，幸而卢夫人的母族，没甚势力的，只好忍气吞声罢了。然人人说三桂贪色无义，迷恋陈圆圆，毆死结发妻。平日以大英雄大豪杰称许三桂的，一变而讥三桂是个没出息的了。就是最倾倒三桂的皇亲田畹宏遇，也弄得瞧不见三桂了。三桂内受父母的责骂，外遭亲友的讥评，也有董宗伯一日三次，前来催促他出京。三桂到了这时，心上虽舍不得圆圆，无如在京已四面楚歌，



即使强行挨延着，也觉乏味得很，势不得不离去都门了。于是过了几天，亲自去部中领了文书，即日辞陞出京。在三桂的意思，想把陈圆圆带去，惟碍着向例，武官上任，不得挈带眷属的。况有董其昌从中阻挡，吴襄也不许他携带圆圆，吴三桂万分没法，只好把携眷的念头抛开。

到了起行的那天，陈圆圆还坐着一乘小轿相送。一声号炮，画角齐鸣，吴三桂统着五千名步兵，一千马队，耀武扬威地离了御校场，浩浩荡荡地望山海关进发，陈圆圆直送到四十里外。参军王为慰，向吴三桂催促。三桂不得已，吩咐将圆圆的小轿停住。吴三桂自己跳下马来。两人相对，默默地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这样的好一会，说不出半句话儿。还是圆圆强装做笑容，说了声：“将军保重！”，“重”字还不曾吐出，眼圈儿一红，声音就呜咽了。三桂也忍不住纷纷流下泪来，两人越哭越是恋恋不舍。王为慰再三敦促，喝令小轿折回。两名轿夫，听了参军的号令，一声吆喝，抬起了陈圆圆的轿子，飞也似地回转城中。吴三桂呆呆地瞧着，直等陈圆圆的轿子望不见了，方才懒洋洋地上了马，领着军队，往山海关去了。

再讲那个闯王李自成，陷了南阳，破了禹州，进兵来袭开封。开封巡抚高名衡，副将陈永福，登城坚守。周王恭枬，时就藩开封，见贼兵围城很急，城内又乏粮饷，便立刻捐金三百万，作为军糈，又开谷仓，赈济贫民，城内欢声大震，相誓死守。周王又飞章进京告急。崇祯帝阅了奏疏，惶惶莫决，又没有将才可供遣使，只有前督师孙传庭，被谗系狱，这时实在无计可施了，就把孙传庭从狱中提出。崇祯帝亲加慰谕，命他领兵往援开封。传庭奉旨，连夜统兵起程。



怎奈逢着了大雨兼旬，道路泥泞难行，器械也多半生锈，马匹草料受了霉湿，吃下肚去，马瘟大作，骑兵营马匹死伤过半。行程越发迟缓了。李自成领了贼众，围困开封两月，城仍不下。自成大怒，命贼兵在城墙下，掘了大坑，灌了火药百担，燃火轰城。一声霹雳，火星乱飞，尘烟障天，火药却倒轰过来，把贼兵轰死了三四千人。自成大惊。又命将所铸的红衣大炮取来，向城上轰击。轰然一响，大炮炸裂，贼兵又死了无数。自成大怒，令把大炮装好了，拿美貌的妇女，剥去衣裤，赤身倒坐在炮口，翘着一双金莲，对准了城门轰去。但听得天崩地塌地一声，火炮轰出，城门击去了半边。自成下令抢城。巡抚高名衡督着兵丁，慌忙放下千斤闸来。贼兵又多压死闸下，有破头流脑的，有五脏崩裂的。

贼众见不能得手，仍旧败退下去。李自成悲恨万分，把鞭梢指着城上骂道：“咱若破了城池，定杀得你们不留鸡犬！”正在高声谩骂，不提防副将陈永福，乘自成不备，暗暗拈弓搭矢，嗖的一箭射去。不偏不倚，中了自成的左眼。自成大叫一声，从马上直翻下马鞍。陈永福急忙开城杀出，来捉自成，已被贼兵抢救去了。自成左目受创，因箭头有毒，眼眶红肿起来。经医生拔出箭头，连同眼珠一齐拔出。从此自成的左眼，便成了盲目，而且溃烂不止，疼痛欲绝。一天到晚，只睡在床上，不能起来处理军情。自成没法，只有弃了开封，下令退兵。高名衡见自成退去，开城令人民担柴取水，以资军用。一面令警骑刺探贼兵消息。自成虽然退兵，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恨。过了两天，左眼的肿处略消。忽报开封城门大开，百姓多出城采樵。自成听了，从榻上跃



起道：“火速还兵！报咱射目之仇。”说罢，令贼众衔枚疾行，一日夜行三百里来袭取开封。要知开封怎样陷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一〇五回 花影隔帘倒乱鸳谱 哀声满野折断雁行

摇摇却说开封巡抚高名衡，闻得贼兵猝至，忙命兵士闭城，并引黄河之水，环绕城壕，使贼兵不得近城。李自成领兵赶到，见沿城四面是水，连炮火都不能攻他了，自成咆哮如雷，独眼中几乎迸出火星来。正在这个当儿，忽报军中获了奸细，自成叫绑上来，却是一个长不满三尺的矮人。自成怒喝道：“你唤什么名儿？谁使你来探谍军情的？从实讲来！”宋献磕了个头道：“小人名宋献字献策，并非奸细，乃是来助大王破城的。”自成大笑道：“胡说！咱这是强兵猛将，正不知多少，围城三次，不曾攻下。你这个鬬茸的相貌，有多大本领，敢信口狂言？”宋献正色道：“这是军事，岂可妄谈，自蹈罪戾？”自成说道：“那么，你且讲怎么破得此城？”宋献答道：“小人在本处卖卜，略晓阴阳，兼知地理。如今城内引水自固，大王只消堵住上流，把河水倒灌入城去，不出三天，这城还怕它不破么？”自成大喜，命牛金星把宋献看管着，待破城之后放他。一面命贼兵决水，不到半天工夫，但叫得河水汹汹，好似万马奔骤，直向城中灌去。高名衡正亲巡城，猛见白浪滔天地滚来，要待搬上去抢堵时，哪里还来得及？霎那间满城是水，平地水深丈余，急得高名衡连连顿足，不知怎样是好。

城内民兵大乱，号哭之声连天。副将陈永福，保了周王恭枬，驾着一艘小舟，爬山逃走。等到贼兵起来，周王、高名衡、陈永福等已经走远了。后来陈永福们降了李自成，暂且不提。



当下自成已驾了大舟，由城头上冲入城内。这时百姓多蹲身在屋顶上，弄得逃也没有逃处，只好束手待擒。贼中规例，围一日城破不杀，两日杀三分之一，三日杀三分之二，过了三天，就得屠城无赦。现在自成已三围开封，前后凡七个月，才算攻下，自成已恨极的了，又兼围城时伤了一目，变成独眼龙了，因此恨上加恨，自然要屠城的了。于是自成乘船进城，先把屋上的百姓，一个个地捆绑起来。可怜城中已绝粮三天，都饿得面有菜色。贼众缚好了人民，杀散了官兵，方在上流去了堵塞，水势立刻退尽。自成下令，将所缚得的百姓，男子不论老幼，一概斩首。女子择年轻美貌的留在帐里侍寝，年老的妇女发给各营，替兵士们涤洗执爨。又把周王邸中的官人侍女，一并捕来，自成选了几名最美丽的，其余的都派与帐下的兵士。又将仓库打开，令贼众任意取舍。

这样的闹了十几天，忽警骑报到，京中遣孙传庭，领兵来援开封了。自成听说，吃了一惊道：“孙老儿不比别人，倒要留神他一下的。”即派马文宗为先锋，自己领了大兵，前去迎敌。谁知孙传庭已得知开封失陷，便按兵不敢轻进。过了几天，陈永福领败兵来依传庭，谓周王偕高名衡，星夜往浙江去了。传庭闻贼兵势大，越发觉得胆怯。讲到孙传庭的为人，倒是个身经百战的名将，从来不肯出兵退缩的。这时逢到了李自成，不知怎样会畏首畏尾起来，致令贼众威势日盛，酿成后来的大患，岂非天数么？那自成也怕孙传庭多谋，他见传庭不进，便也驻兵自守，两下对垒，经月不战。

贼军中本无饷糈逗着的，一个多月不动兵，弄得无处劫掠，贼营就要乏食了。自成恐军心变乱，被孙传庭所乘，忙



召牛金星、宋献策（即宋献，时已释出，经自成拜为护军参议）商议粮饷的救济。宋献策笑道：“急救的方法倒有一个，不知大王能行不能？”自成大喜道：“参议的妙计，咱没有不从的。”宋献策道：“大王军中，所多的是妇女，千百成群地豢养着，一旦有起事来，宁不累赘？莫如效那好生之德，把那些妇女，一并释放了。但她们身虽得脱，仍旧无家可归，值此乱世，任她们漂流各处，早晚要落在匪人手里，不是弄巧成拙吗？依在下的愚见，将这般妇女，无论老少，一古脑儿用布袋装了，叫士兵们弄到市上，听人购买，每袋卖钱两吊，或是米谷五斗。那没有妻子的人，出两吊钱可得妻子，大王也积少成多，军中不愁没有粮饷了。”李自成听了，拍手笑道：“这个计较很好，咱们就立刻去办吧？”当下派了牛金星为监督，命妇女们缝就布袋万只，把老少妇女，一齐装入袋内，抬往市中，悬榜招买，每人五斗或钱两吊，即可取得布囊一个。这样的一来，不曾取妻的，都负钱担米，到市中来换妻子。不过置在布囊内的妇女、瞧不出她的面貌和年龄，又不能开了布袋拣选的，由是弄出不少笑话来。

有一个少年男子，出两吊钱取了一个布袋，很高兴地负到家里。及至解开布囊来瞧时，不禁目瞪口呆，做声不得，原来囊中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妪，把来做祖母还赚年长，休说是做妻子了。那少年没法，只好自认晦气罢了。又有一个少年，也买了一个布囊，当场在市上打开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。那少年怔了半晌，又去购了一只布囊来。及至打开布囊，仍然是一个老太太，而且年纪比方才的老妇人更大了。那少年满肚地懊丧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俺是来取妻子，不



是来认祖母和母亲的，要了这些老太太去养老吗？”说罢回身便走，引得市上的人，一齐大笑起来。兵士们见那少年逃走，吆喝一声，飞步追上，一把扭住了那少年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！既出钱买了妻子，为什么不把她带去？”那少年给兵士一拖，早吓得面色如土，颤巍巍答道：“俺不要这样老妻。”兵士也笑道：“你嫌她老，难道别人就不嫌她老的么？况且这是你的运气不好，自己去拣来的，不能怪着别人。倘多和你一般的，嫌着年老，就撇下了管自己一走，叫那些老姬，孤伶伶地去依靠谁呢？”那少年没法，只得领了两个老姬，哭丧着脸儿，唉声叹气地回去。市上的人，又大家笑了一阵。

还有一个老翁，老年丧偶，便也出了两吊钱，想买一个老妻回去，以慰暮年的寂寞。谁知打开布袋来，倒是一个娇娆的美人儿。那老翁不禁喜出望外，笑得一张瘪嘴，几乎合不拢来。哪里晓得那美人儿，也嫌那老翁年纪太大了，心里十分不愿意。恰好旁边一个美少年，买着一个老姬，在那里发怔。美人便悄悄地对那少年丢了眼色，两人一个撇下老姬，一个撇了老翁，手携着手，很亲热地走了。那老姬明知自己配不上那个少年，只呆立着不做声。

独有那个老翁，却不肯相舍，忙三脚两步地赶上去、拖住那美人儿说道：“你是咱买了，已是咱家的人了，怎么跟着别人，敢是想逃走不成？”那少年听了，不等他说毕，把两眼一睁，高声喝道：“谁是你的人？哪个是你买的？”说时指着那美人道：“她是俺的妻子，是俺刚才买来的。你这样大的年纪，还要冒认人家的少妇，不是妄想么？”那老翁气得火星直冒，大喝道：“怎么话！这少妇是咱家买来的，



怎说是你的？青天白日，容得你这样胡赖么？”那少年怪叫起来，大骂：“你这个老悖！好没来由，俺的妻子，你想胡赖人家的，倒说俺是胡赖！你这一把年纪，难道是活在狗身上的？”那老翁被少年一顿羞辱，越发咆哮如雷。一老一少，为了一个女子，两下里由斗嘴而进至殴打，大家扭住了一团。

旁观的人，围绕了一大群。那少年撇下的老姬，这时也走过来了。少年看见便指着那老姬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列位请看那老头儿不是无理么？他自己买了这位老太太嫌她老，见俺的少妇，他忽然说少妇是他买的，硬要把俺的妻子认做是他买得的。列位试想想，俺肯甘心的么？”众人见说，又把那老姬打量一下，都来向老翁劝道：“老相公，你就平一点气儿吧！即使那少妇真个是你老相公买得的，你已有了年纪的人，要她来也没甚用处。就是那少妇，也未必愿意跟着老相公的，况这位老太太，恰好和老相公是一对，以老配老，天凑姻缘，足够娱老相公的晚景。何必定要那少妇呢？”那老翁见众人都帮助着那少年说话，气得胡须根根倒竖，一手扭住那少年，一手拖住了少妇，把头摇得和鼓似的，嘴里不住地说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少妇是咱家买来的是咱的人了，怎么来混赖咱家的，世上没有公理了！”众人见劝不醒那老翁，如要劝那少年弃了少妇，让给老翁，这是当然办不到的了。

那少年被老翁拉着手臂不得脱身，不由地也心头火起，便蓦地把老翁一摔，一面去搀了那少妇，趁势将老翁一推。老翁立脚不稳，一交倒在地上，挣扎起来，死命地望着那少年一头撞去。众人见老翁来势凶恶，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拉